

[法] 雅克·拉康 著

黄作 译

父亲的姓名

Des Noms-Du-Pè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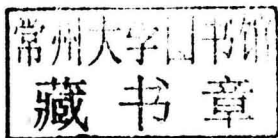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父亲的姓名

〔法〕雅克·拉康 著

董作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亲的姓名 / (法) 雅克·拉康著; 黄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5852-7

I. ①父… II. ①雅… ②黄… III. ①精神分析
IV. ① 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9021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父亲的姓名

[法] 雅克·拉康 著
黄作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852-7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 1/4

定价: 22.00 元

Jacques Lacan

DES NOMS-DU-PÈRE

©Éditions du Seuil, 2005

本书根据 Seuil 出版社 2005 年版译出

目 录

编者前言	1
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	5
父亲的姓名导论	55
关于著作的一些说明	97
“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术语表	105
“父亲的姓名导论”术语表	114
“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人名表	122
“父亲的姓名导论”人名表	123
后记	124

编者前言

7

这个小册子把拉康的两个相隔十年的报告汇集在一起，并非没有道理，这是两个做于1953年7月8日和1963年11月20日的报告，它们针对的是各种显然异质的主题。

“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一文早于拉康同年夏天对罗马报告“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作用和范围”的撰写一点，而“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作用和范围”一文就如我们在后面不得不说的那样，标志着“拉康教学”的首次公开活动。这个报告构成了对著名的三元式的第一次完整的理论阐述，而这一三元式在拉康接下来的三十来年教学过程中始终是其理论规划的支撑者，直至成为其理论规划的基本对象，不仅成为概念性对象，而且也以波勒米安结及其各种衍生物的形式成为数学的和具体有

形的对象。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父亲的姓名》研讨班”的第一课也是唯一的一课。这一研讨班由于一些戏剧性的情形——拉康被排挤出“训练性分析师”（在那个时代，指有资格训练一些分析师的分析师）之列——被中断后，不得不于1964年1月在乌尔姆街高等师范学校以《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为题重新开始。

拉康一直拒绝重拾这个一下子被打断的研讨班的主题，甚至拒绝在有生之年看到这已经宣讲过的独一无二的课程的文本的出版。我们从拉康的失望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分析的话语”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赞同，从而像他期望的那样，去揭开弗洛伊德用来掩盖精神分析学真正动力的面纱，我们还可以得出，他因表现得渎圣而受到打击，因为他说，谁听他的话就给谁好处，尤其通过给后来的一个研讨班这样一个讽刺性的标题：《不受骗上当者犯了错》^①，这是说从此以后，他会捂住一些太不合时宜的真理。

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是，对于俄狄浦斯情结和父亲神

^① 《不受骗上当者犯了错》（*Les non-dupes errent*）是拉康第21个研讨班（1973-1974）的标题，其中“*non-dupes errent*”的发音与拉康在1963年的这个文本中重点提出的术语“*Noms-du-Père*”或“*Nom-du-Père*”的发音相同，拉康显然对此玩了个文字游戏。

话的界限的质疑仍然存在于各种研讨班和各种文集中，直到将“父亲的姓名”放在症状和用具之列（参见“《症候》研讨班”，2005年将出版）。

这两个文本的联结当然得到了一种历史观点的辩护（见这本小册子最后的“关于著作的一些说明”）。然而使我把这两个文本放在一起的真正原因则是另外的：重视拉康在最后的教学中，以半俏皮话、半句话（mi-sentence）中，当然也以半说（mi-dire）方式进行的指示，而按照拉康的指示，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就是诸真正的“父亲的姓名”。

雅克-阿兰·米勒

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会看到，对我们新协会所说的这 11
第一次科学的交流报告，我用了一个不乏雄心的题目。

那么，我们就开始报告。首先很抱歉这样开始：我请
你们把这次交流报告既看作是对一些观点——我这里的学
生非常了解的而且两年以来通过我的教学已经熟悉了观
点——的概括，又看作是精神分析学研究的某种方向的一
个前言或一个导言。

实际上，我相信，回到这两年来一直是我教学对象的弗
洛伊德的各种文本，给了我，或者更确切地说，给了我们，
给了一起工作过的我们总是更为确定的观念，即，没有什么 12
比弗洛伊德式的经验对人类现实的把握更为全面，而且人
们禁不住要返回各种源头，要去把握和领会这些文本。

人们禁不住会觉得，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以及它的技
术（它们是同一的东西），已经接受了一种狭隘，说实话，
已经接受了一种堕落。这是因为，实际上，它保持在一种
如此丰富的层面之上并不容易。

例如,《狼人》^①这一文本,我今晚想把它当作我要向你们阐述的东西的根据、例子。我去年已经对它做过一个研讨班,昨天又花了一整天时间重读了它,并且确实觉得,我在此完全不可能给出对于这一文本的观点,即使是大概的观点,而对于我去年的研讨班,我只有一件事要做:来年重做它。

13 实际上,在我们今年围绕着《鼠人》^②文本所做的工作及其进展之后,这一奇妙的文本在我看来就是让我觉得,我去年从这一绝妙文本得出的作为原理、作为例子、作为特有的思维类型的东西,就如人们用盎格鲁-撒克逊语说的那样,只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式,换言之,是一种初步摸索。因此,今晚我只是试图就三个非常不同的域之间的对比问题说一些话,这三个域是人类现实的根本之域,它们被称为: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



我们首先不会不注意到这样一件事情,即,在精神分

① 弗洛伊德五个经典个案其中之一,1951-1952年度拉康在小范围内举办了以之为名的研讨班。——译者[本书原著没有注释,所有注释都为译注,以下不再一一标出。]

② 弗洛伊德五个经典个案其中之一,1952-1953年度拉康在小范围内举办了以之为名的研讨班。

析之中，在我们各位主体之中实在的每个部分都躲避着我们。当弗洛伊德要与他的每一个患者打交道时，实在的每个部分并不因此躲避他，不过，这当然也完全处于他的理解和智力的范围之外。

人们可能不会被弗洛伊德谈论鼠人的方式太过打动，14
这一鼠人有一人格在他的各种人格中脱颖而出。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推断出，并认识到鼠人中“一个机灵的、聪明的、有教养的人的人格”，而且他把这一人格与他要与之打交道的其它各种人格进行了对比。虽然弗洛伊德谈论狼人时，这种看法有所减弱，但他还是谈论这种看法。不过，说实话，我们并没有被迫去连签弗洛伊德的所有评价。似乎《狼人》中没有涉及同样卓越的某个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弗洛伊德把他在狼人中看到卓越的某个人这一事实看作一个特殊部分放在了一边。至于杜拉^①，假如人们正好无法说他爱她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去谈论她。

这一直接的因素、这一权衡和评估人格的因素，必然使我们产生强烈印象。这是一方面我们总是在病态域的上与它打交道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甚至在精神分析经验域总是与绝不会落在病态域之内的各种主体一起与它打交道的东

① 《少女杜拉的故事》也是弗洛伊德五个经典个案之一。

西。这是我们总是应该保留的一种因素，而且它对于我们另一些人而言尤其出现在我们的经验之中，这些人负有重
 15 担去挑选在一种训练性目标下接受精神分析的那些人。

归根到底，我们的挑选说的是什么呢？人们援引的所有标准——为了成为一个好的精神分析师，应该有神经症吗？一点神经？非常神经？或是一定不神经，根本不神经？——归根到底，是这个东西吗？它把我们引导到任何文本都无法定义的一种判断之中，而且使我们去评判各种个人品性吗？而这个东西就是在下面情形中显露出来的这种现实：一个主体有优良品质或没有优良品质，一个主体，就如中国人所说，是“贤达”（She-un-ta），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或是“小人”（Sha-ho-yen^①），一个品德低下的人。

① 我们运用诸如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简称威氏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和远东法国学校的中文拼写法（EFEO）这些海外有名的中文拼音或拼写系统，都没能识别出上述两个中文拼写“She-un-ta”和“Sha-ho-yen”。我们也请教了某些对汉学有一定造诣的法国友人，他们给出的建议是：在这个基于速记记录稿的文本之中出现的这两个中文拼写，很有可能只是对当时拉康发音的相应记录。鉴于此且按照这里含义相对清楚的表达，我们把“She-un-ta”猜译为“贤达”（这个大胆的猜译其实应该归于向红兄），把“Sha-ho-yen”猜译为“小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拉康这里用“un homme de grand format”（一个品质高的人）来说明“She-un-ta”，用“un homme de petit format”（一个品质低的人）来说明“Sha-ho-yen”，而其中法文的“grand format”和“petit format”并不完全是道德品性好坏的问题，而是涉及品性、品质、质材、气质等等，对此，我们要感谢 Nathalie Charraud 教授的提醒。

这正是那里构成我们经验的各种界限的某种东西。

谁被牵连进精神分析之中了呢？这是与主体的真实的关系吗？这一主体根据某种方式且依据我们的各种措施去辨认其现实？这是我们在精神分析中要与之打交道的那个东西吗？当然不是。无容置疑这是另一回事。这正好就是我们不停地向自身所提出的问题，并且是所有试图给出一种精神分析经验理论的那些人向自身所提出的问题。这种所有经验之中的奇特经验，这种将给主体带来极其深远的转变的经验是什么呢？这些转变是什么呢？它们的动力是什么呢？

多年以来，精神分析学说的构设就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大众或公众看起来对于这一经验的有效性并不感到怎么惊讶，这一经验又整个地发生在各种言语之中，而且，这实际上是相当有道理，因为这一经验确实取得了进展，而且为了解释这点，我们看起来首先只需解释前进中的运动。说话，就是已经进入到精神分析经验的主题中。实际上，正是在那里，我们可以恰当地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言语，即象征符号是什么？

老实说，我们更多地是看到对这一问题的回避。我们观察到，由于对这一问题进行消减，由于在精神分析特有的各种技术性因素和活力之中只看到各种注定要通过一

系列的方式改变主体的各种举止和各种习惯的工具，我们很快就遇到了若干困难和僵局。进入这一方向，我们当然不是走到这样的地步，即在精神分析经验的总体考虑之中为这些工具找一个位置，相反，总是更多地走向一些不透明，这些不透明阻碍着我们，并且倾向于从此把精神分析转换为一种经验，而这种经验相比较于精神分析并没有实际转换为一种经验的情况而言将显现得更为非理性。

我们吃惊地看到，很多最近出现在精神分析经验中的主体，通过提出精神分析经验的非理性特征的问题，在其最初的表达他们的经验的方式中产生了，但是这里看起来却可能并没有更为透明的技术。

当然，在一个精神分析中，一切都在这一方向行进，我们沉在患者主体（*sujet patient*）的或多或少偏狭的心理见解中，我们谈论他的神奇思维，我们谈论所有种类的域，这些域不容置疑有它们的价值，而且精神分析的经验以极其活生生的方式遭遇到它们。由此，由于人们认为精神分析本身在神奇思维之域中起作用，当人们决定首先不提出首要问题——言语的经验是什么？言语的本质与交换是什么？——而且同时不提出精神分析经验的问题时，就只剩下一步，马上就要被跨越的一步。